



引用格式:吴萌,霍延秀.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一种认知风格的考察[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1):39-48.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1.005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1-0039-10

# 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一种认知风格的考察

## Trump's integration complexity: an investigation of cognitive style

吴萌,霍延秀

WU Meng, HUO Yanxiu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作为一种认知风格,整合复杂性包含了分化和整合两个方面,是个体在理解、储存、转换和利用信息过程中所偏爱的、习惯化的思维结构。一般来说,整合复杂性较低的人遵循简单、一维的认知模式,处事倾向于“非黑即白”;而整合复杂性较高的人,善于综合各方面的信息,系统思考,扬长避短。通过 PCT 方式对特朗普的语言材料进行评估,发现他是 20 世纪以来整合复杂性最低的一位美国总统。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也会发生变化,在年度变化中呈现出中间高、两头低的趋势,且在不同的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整合复杂性。这种变化更多地与情境压力有关,也有一部分人格因素。对特朗普政治行为进行考察,需要结合各类环境因素,低分化低整合的认知模式并不意味着领导的失败。

**关键词:**  
特朗普;  
整合复杂性;  
认知风格;  
情景压力

[收稿日期]2020-08-17

[作者简介]吴萌(1992—),女,河南省汝南县人,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心理学;霍延秀(1994—),女,天津市人,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在政治心理学中,对领导人心理的研究一直是热点和重中之重。究其原因,一方面,政治人物自带光环,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领导人的认知、人格、情感等心理因素对一国内政和外交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也与普通百姓的利益息息相关。在对众多政治领导人物的研究中,美国总统成为最为频繁的研究对象,国内外都可以找到大量相关文献。而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自2017年1月宣誓就职以来就经常占据新闻头条,其语言和行事风格常引起人们的争议。然而,当前国内外的政治心理学对特朗普的研究多集中在其人格特质、动机意向、操作码、领导风格、价值模式等方面,对其整合复杂性的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拟从政治学视角运用整合复杂性理论对特朗普的认知模式进行探究,以期对其政治心理有进一步的发现。

## 一、理论基础与假设

### 1. 整合复杂性的内涵

整合复杂性包含两个认知变量:分化和整合。所谓分化,是指在决策过程中可以认知和考察对象的层次和维度。一般来说,越是复杂的信息处理者,在面对既定的多层次与多维度分析对象的情况下,越是能够区分大量信息的特征;认识的维度越多,个体的认知情况越复杂。所谓整合,是指不同的特征与维度之间复杂的联系。整合主要关注的是各个特征或维度之间是孤立的成序列的关系,还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或灵活的联系<sup>[1]</sup>。

在政治心理学领域,对整合复杂性研究最多的有两个代表性人物:菲利普·E. 泰特洛克和皮特·休德菲尔德。两位学者相互合作或与他人合作,对整合复杂性进行了大量研究。

在泰特洛克看来,整合复杂性是整合性与复杂性的结合,复杂性体现为看待问题的层次,

整合性体现为众多维度是否能够联系在一起。整合复杂性关注的是对研究对象做出多层次的、复杂的区分,即从多个角度、运用多种概念整合解读事件,并能够把各方面的信息进行整合,用于自己的决策<sup>[2]</sup>。

### 2. 整合复杂性理论的主要内容

#### (1) 整合复杂性的认知分层

整合复杂性是对认知结构的一种判断,主要基于对认知过程的解构,通过认知分层进行微观语义解读以获悉个体认知模式。学者们一般将整合复杂性分为两个维度、七个层次。两个维度即分化与整合,七个层次是对分化与整合的七种组合。

第一个层次为“无分化+无整合”,即个体依靠的是一维的价值评定规则,或明确肯定和接受,或明确否定和拒绝,坚持“非黑即白”的信息处理模式。

第二个层次是“低分化+无整合”,表示个体对不同观点或维度的潜在或有条件接受,但是没有明确地发展替代维度或观点,也没明确地指出或命名。

第三个层次是“中高分化+无整合”,个体能够清楚地说明至少两种处理相同信息或刺激的不同方法,但却没有考虑这些维度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第四个层次是“中高分化+低整合”,主要指有能力辨别出不同的、有时相互冲突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维度,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隐形承认。其对多维度的整合是不明显的,常常以一种试探性的、不确定的方式进行表达。

第五个层次是“中高分化+中度整合”,个体既能辨别两个或两个以上维度,又能对其中的两者进行交互式看待,这种整合是明显的,主要包括相互影响、协商、因果归因和综合等。

第六个层次是“高分化+中高整合”,表明个体可以处理多维度的图式,能通过对各维度

进行比较等来做出具体解释,并能隐含地提出一种全局性的观点或概括。

第七个层次是“高分化+高整合”,在多维度的基础上,各个指标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个体能对其进行系统阐述,并提出一个包含各个维度之间紧密联系的总体观点。

第一、三、五、七个层次为主要层次,而第二、四、六个层次是过渡层次。

## (2) 整合复杂性的认知风格定位

作为一种认知风格,整合复杂性主要体现了个体在理解、储存、转换和利用信息过程中所偏爱的、习惯化了的态度和方式。认知风格研究分为以认知为中心的研究、以人格为中心的研究和以活动为中心的研究三类。事实上,人类的思维方式最初被研究者认为是一种人格特征,其在不同的时间和情境中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如场独立性、解释性风格等。受凯莉个人构念理论的启发,早期研究将整合复杂性视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特质。然而,后续研究发现整合复杂性对压力、价值冲突等非常敏感。整合复杂性也会受到即时外在环境的影响,具有状态性的特征<sup>[3]</sup>。因此,现阶段以认知为中心的整合复杂性研究一方面承认其稳定性,另一方面又重视其状态性特征。

## (3) 整合复杂性的影响因素

其一,紧张环境。紧张环境主要指革命、战争和国内紧张形势。有学者研究发现:信息处理方式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呈曲线形,在无压力时信息处理方式简单。适当的紧张环境下信息处理方式的复杂性达到顶点,超过了忍受的极限,信息处理方式的复杂性就会下降<sup>[4]</sup>。

其二,价值倾向。整合复杂性的高低与研究对象的意识形态紧密相关,一般情况下,极端的意识形态比温和的意识形态更容易简单化;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相比,保守主义有更少的

复杂性<sup>[5]</sup>。

其三,人格特质。外向性人格与整合复杂性具有正相关关系;权力动机与整合复杂性是负相关关系;具有自恋和威权主义人格的人倾向于一维和极端的认知模式,表现出更低的整合复杂性。

## 3. 特朗普整合复杂性假设

从经验角度来看,特朗普上台面临着经济、就业、医疗改革、贸易逆差等压力情境,为解决这些矛盾,其采用了相对极端的政治策略,如推翻奥巴马医改方案、退出国际性协定、与中国打贸易战等。作为共和党人,特朗普又兼具保守主义倾向。在日常行为中,他表现出极强的自我中心;他雷厉风行,果断坚决,不允许歧义;他满嘴“跑火车”,经常发出夸张而富有争议的言论。但是,他又经常否定自己,前后不一致,迅速转变策略。

结合上述理论,我们初步假设特朗普是一个具有较低整合复杂性的总统。但是,他依然遵循整合复杂性的发展规律,在其任期内表现出随环境压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趋势。

## 二、研究与测量方法

### 1. PCT 内容分析法

整合复杂性分析有两大路径,一是对当事人进行直接测量,如心理学上常用的比厄里的库格测验、斯科特的客体分类测验和克罗基特的角色分类问卷;二是使用语言材料进行内容分析。由于距离、年龄、历史、语言或意愿等原因,很少研究能够对政治领导人物进行直接的心理测量、面对面访谈或是问卷调查,因此,我们此次使用语言材料进行内容分析,即采用“领导者远程评估”方式。

我们对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研究使用 PCT (Paragraph Completion Test, 缩写为 PCT) 内容分析法。所谓 PCT,主要针对研究对象的语言

材料,抽取若干段落进行认知结构分析,这些段落的长度一般在25—170字,由训练有素的评分者对每一段落语言材料进行人工测评,也可以使用成熟软件进行机测。

## 2. 评价标准

依据整合复杂性的七个层次,泰特洛克和休德菲尔德等人提出了一个相对成熟的7分评价标准,即IC评分(见表1),并编写了一份可供评分者参考的整合复杂性编码手册。

表1 IC评分表

| 分数 | 评价标准  |
|----|---|
| 0  | 无计分文本:在样本随机选出之后,可能存在无计分文本,这些文本需要被鉴别和删除。无计分段落表示作者推断或决策的规则结构不明显,包括陈词滥调、讽刺挖苦、引用、定义,以及纯描述性语言,对理解上存在障碍的段落也不得分。   |
| 1  | 无分化,无整合。对观点或维度的明确肯定或否认,或是作者承认存在着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但却没有认真考虑或审查就放弃。或是为文本进行时间排序组合,或是列举清单,但只为证实某一个观点。包含“绝对、所有、总是、当然、不断、确信、完全、永远、不可能、不可辩驳、不可逆转、毫无条件、毫无疑问”等词语。 |
| 2  | 有条件地接受其他观点和维度;假设结果;规则的例外;歧义的容忍;认识到替代性观点或维度,但未详细说明,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包含“但是、然而、尽管、可能、几乎、通常”等词汇。  |
| 3  | 有多个备选方案;多重视角;多个维度;有适用的选择和条件;概率性陈述;新旧观点的时间转变。包括“可选、非此即彼、另一方面、同时”等陈述。   |
| 4  | 有多重视角或多个维度,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隐形承认。包括对判断的保留、维度间的张力和上位说法的表述。  |
| 5  | 有多重视角、多个维度,有适用选择的条件,且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具有明显整合的趋向。包含“互动、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协商、妥协、均衡、平衡、权衡、归因、综合”等意味。  |
| 6  | 有多重视角、多个维度,有适用选择的条件,具有明显整合的趋向,且整合表示为对系统关系的具体解释和全局观点的隐形交代。包含结果比较、系统分析、假设检验等。   |
| 7  | 多维度之间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并提出了一个总体的原则或观点。既包括结果比较、系统分析,也包括分层整合或是对相互冲突目标之间的复杂权衡。   |

## 3. 测量方法

### (1) 材料收集与抽样

我们搜集的特朗普的语言材料主要来源于其公开讲话,包括演讲、访谈、宣告、会议和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等,共搜集到其2017年1月至2020年6月的1250篇公开稿。对每篇公开稿的段落进行日期和数字编码,并进行随机抽样,剔除无关文本、无计分文本,共获得668个样本。

### (2) 编码与计分示例

编码过程采取“人工+机测”的方式。人工编码者已经过两年多的相关训练,编码过程严格依照评分细则进行操作;机测采用的是美国俄亥俄州社会科学自动化公司开发的一款计算机测量平台。二者相结合获得最终评分结果,其中对二者之间的差异化评价采用折中处理方式。

为清晰呈现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我们列出以下计分示例。

#### 1 分示例:

当你在家里打这场仗的时候,我们正在和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医生和研究人员一起工作。我们正在竞相开发新的方法、治疗方案和最终的疫苗来抵御病毒。我们正在取得很大的进步。我认为,在医学上,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特朗普总统、彭斯副总统和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成员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2020年4月3日)

解析:该段落使用了明确肯定的方式,如“最好”“新的”“很大的”,没有对一个事物进行多维度分析,也没有冲突观点的出现。

#### 2 分示例:

如果没有国会议员为通过《国防授权

法案》而努力工作的话,今天的签字仪式就不会在这里举行了。我想表彰女议员伊莉丝·斯特凡尼克,她所代表的地区包括了德拉姆堡。我必须告诉你关于伊莉丝的事。她给我打了那么多次电话。我说,我不想接她的电话。她说她希望我能到这里来。我说,我不能,我们会改变很多日程安排。但这不适用于她。她没有停下来。现在我来到这里了。(《特朗普总统在 H. R. 5515 签署仪式上的讲话》,2018 年 8 月 13 日)

解析:该段落第一句是假设结果的条件句,出现了反事实推理,隐含了过去和现在的不同行为的可能性。而后面语句主要是对事实的陈述,没有计分意义。

### 3 分示例:

事实上,这是一个针对中产阶级的税收法案;这是一个针对就业的税收法案,它会让很多公司进入;这是一个针对商业的税收法案,它会创造就业机会。我们要减税,从 30 降到 20。(《特朗普总统和商界领袖在税制改革行业会议前的讲话》,2017 年 10 月 31 日)

解析:该段落从三个方面表达了税收法案的不同针对性,但三者之间没有必要的联系与整合。

### 4 分示例:

我认为欧盟——我们会很快与他们会面——他们想看看他们是否能解决问题,这会很好。如果我们能解决问题,那会是积极的;如果我们不能解决问题,那也会是积极的。这有我们的原因。(《特朗普总统和荷兰王国首相吕特在双边会晤前的讲

话》,2018 年 7 月 2 日)

解析:该段落第一句为肯定句,但重心在后面,对于“我们”是否能解决问题都会是积极的,表现出特朗普对这件事进行了多方面的考虑。而最后一句是要对正反两个方面考虑的原因进行综合,但是没有明确表示出来,故而给予 4 分。

### 5 分示例:

中国必须做他们想做的事。如果他们想调查,他们可以调查。如果他们不想调查,他们不必。坦白地说,就我而言,如果中国想调查,我认为那很好。如果他们不想,我认为那也很好。这取决于中国。(《特朗普总统在海军一号出发前的讲话》,2019 年 10 月 10 日)

解析:该段落的重心是后半部分。对于中国是否调查,特朗普都认为很好,表示他从正反两个方面考虑了这个问题,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因为是否调查取决于中国。这里有一个依赖于情境的高阶归因,故而出现了二者的明确综合。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本次测量结果,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分值最高为 5 分,并未出现 6 分和 7 分的情况,故不作展示。

## 三、结果与讨论

### 1. 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结果分析

#### (1) 呈现出低分化低整合的总体特征

统计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的最小值为 1,最大值为 5,平均得分为 1.33,总体水平较低,显示了较低的分化和整合。

特朗普的语言中多现极度肯定、极度否定或比较夸张的修辞手法,very、certainly、absolutely、all、always、must、great、deeply、wonderful、

most、no、never、can't、have to 等词汇或短语经常出现,这表明特朗普本人基本遵循简单、一维的思维方式。例如,在医改问题上,他用非常直白的态度反对奥巴马的医疗政策,经常说,“奥巴马医保已经死亡”,并尖锐指责奥巴马医改为“灾难”。在退伍军人福利的问题上亦是如此。特朗普往往表现得比较自信,习惯于根据自己的喜好做出选择,当遇到与其观点不一致的时候,其倾向于直接反驳并遵循自己的意愿,表现出了明显的低分化低整合特征。

(2)变化中的整合复杂性

特朗普自就任总统以来,其整合复杂性并非一成不变,其变化趋势见图1。由图1可知,特朗普2017年整合复杂性均值为1.34,2018年为1.40,2019年为1.31,2020年前六个月为1.21。特朗普就职第一年,其整合复杂性水平接

近总平均值,2018年达到了峰值,2019年开始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2020年跌到最低。

以其每月整合复杂性的平均值绘制详图见图2。由图2可知,特朗普整合复杂性波线起于低值也终于低值。结合原始材料,2017年头三个月为特朗普任职初始阶段,各项事业刚刚起步,特朗普公开讲话的内容多涉及礼仪或是常例,表现出了更多的雄心和赞美或是延续竞选阶段的批判语气。而2020年3、4、5月份的发言几乎清一色与医疗有关,特朗普几乎每日都要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疫情和政府工作,并接受提问。面对疫情压力和记者诘问,特朗普表现出比较极端的语言风格,一方面夸大自身的作为,另一方面又极力反对/否定或是逃避。

此外,图2中还出现了两个峰值和两个谷值,其中,两个峰值分别出现在2018年5月和2018年7月;两个谷值分别出现在2017年9月和2020年6月。2018年5月,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达到最高值,其公开讲话的内容涉及各州和地方政务、税制改革、法律法案、内阁会议、医疗保障、教育体育等。2018年7月的峰值稍低于2018年5月,其公开讲话的内容涉及军事赞赏、法官任命、内阁会议、国民大会、法律法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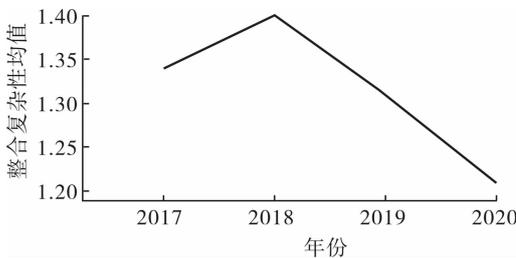


图1 特朗普整合复杂性年度变化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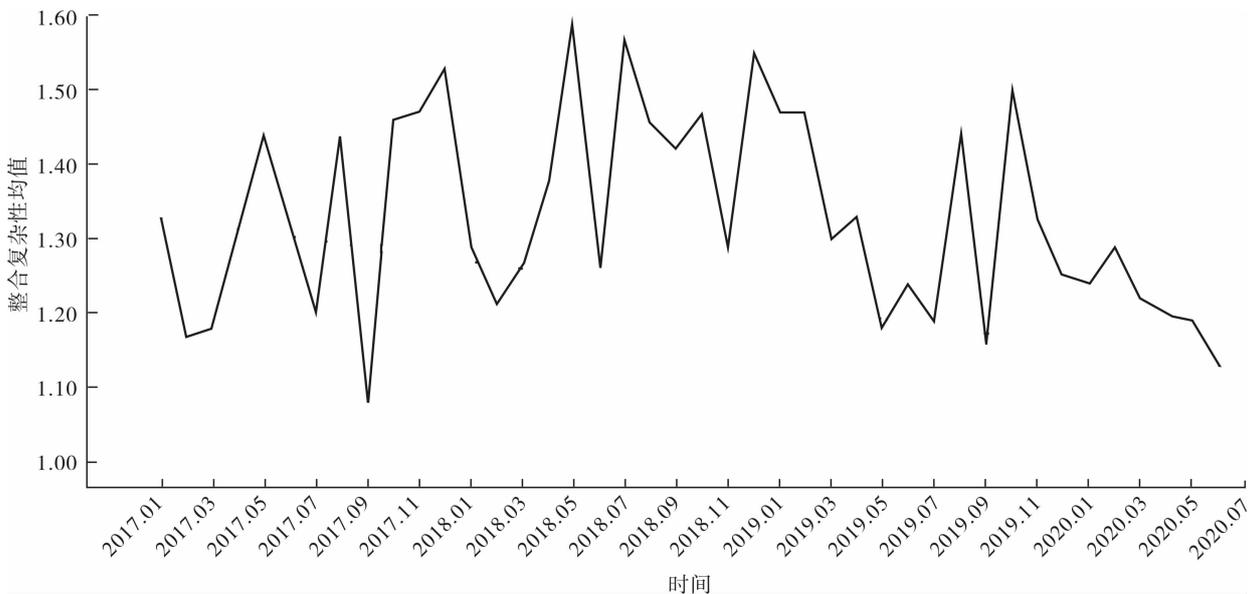


图2 特朗普整合复杂性月份变化趋势图

经济就业、移民、北约峰会等。2017年9月,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达到最低值,结合原始材料,我们发现9月的29个公开讲话文本中有将近60%的内容都与外交活动有关,此外还包括医疗、就业、飓风、治安等。而2020年6月特朗普公开讲话的议题类型与2017年9月的类似,均包含了大量的外交议题。由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出,特朗普在内政上的整合复杂性要高于其在外交方面的整合复杂性。

### (3) 主题维度的整合复杂性

整合668个有效样本,我们对特朗普的公开讲话进行了主题聚类,按照样本量的多少,将核心议题进行了排序(见表2)。

表2 特朗普整合复杂性主题排序

| 议题      | 均值   | 议题      | 均值   |
|---------|------|---------|------|
| 能源环境    | 1.72 | 移民边境    | 1.44 |
| 州政地政    | 1.64 | 经济就业    | 1.39 |
| 基础设施与技术 | 1.58 | 医疗保障    | 1.38 |
| 税制改革    | 1.55 | 议会党政    | 1.37 |
| 法律法案    | 1.50 | 外交      | 1.37 |
| 内阁会议    | 1.46 | 中美关系    | 1.36 |
| 土地农业    | 1.45 | 国家安全与国防 | 1.29 |

由表2可知,特朗普在“能源环境”“州政地政”“基础设施与技术”“税制改革”等方面表现出了相对较高的整合复杂性,而在“国家安全与国防”“中美关系”“外交”等方面显示出了较低的整合复杂性。究其原因,在事关“能源环境”“州政地政”“基础设施与技术”方面,特朗普面临着较小的压力,其思维方式反而更加复杂;而“税制改革”“经济就业”“医疗保障”和“移民边境”问题是特朗普上台以来主要关注而具有一定争议性的问题,其在这些方面的整合复杂性处于中高水平。对于外事问题,特朗普一向强硬,无论是指责欧盟,与中国打贸易战,还是退出多个国际性组织,其总是表现出自我中心式的简单思维方式,只不过由于美国的体制问题,其某些想法未能真正付诸实践,但这

并不影响我们对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做出判断。

## 2. 讨论

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在历届总统中处于什么水平?是什么因素影响了特朗普整合复杂性的变化?这又与特朗普的动机、人格和所处的情境有怎样的联系?下面就这些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 (1) 历史对比:美国总统中的世纪最低

虽然政治心理学将整合复杂性分为7个层次,而特朗普又处于较低层次,这是否意味着其在美国历届总统中的排名也比较低?为此,我们参考皮特·休德菲尔德和费利克斯·托梅斯的研究,获得了美国历届总统的整合复杂性分值(见表3)。

由表3可知,自华盛顿总统以来,美国历届总统的整合复杂性均值都没有超过3分,最高者为肯尼迪(2.18),其次是塔夫脱(2.17)、哈定(2.15)、菲尔莫尔(2.13),而上届总统奥巴马排名第五(2.12)。约翰·泰勒最低(1.25),波尔克倒数第二(1.28),特朗普倒数第三(1.33)。如果排除约翰·泰勒(1841—1845年任职)和波尔克(1845—1849年任职)这两位早期美国总统,自20世纪以来,即罗斯福总统以来,特朗普是整合复杂性最低的一位总统。

### (2) 动机考察:非典型性相关

政治动机一般被看作推动个人参与政治达到某种目标的内在动力。在整合复杂性与政治动机之关系的考察中,许多学者认为权力动机与整合复杂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即随着权力动机的提升,个体更倾向于简单、一维的思维方式,反之亦然。简单来说,权力动机就是追求自身在政治系统中的地位,关注如何掌控权力。例如,在国际对抗中,战争爆发之前经常会出现权力动机上升的现象,与此同时,整合复杂性便会下降。特朗普的权力动机与整合复杂性之间

表3 美国历届总统的整合复杂性得分

| 总统           | 整合复杂性 | 标准差  | 样本量 |
|--------------|-------|------|-----|
| 乔治·华盛顿       | 1.82  | 0.84 | 19  |
| 约翰·亚当斯       | 1.86  | 0.76 | 18  |
| 托马斯·杰弗逊      | 1.94  | 0.83 | 16  |
| 詹姆斯·麦迪逊      | 1.71  | 0.61 | 17  |
| 詹姆斯·门罗       | 1.75  | 0.79 | 18  |
| 约翰·昆西·亚当斯    | 1.60  | 0.62 | 20  |
| 安德鲁·杰克逊      | 1.75  | 0.79 | 18  |
| 马丁·范布伦       | 1.79  | 0.88 | 17  |
| 约翰·泰勒        | 1.25  | 0.49 | 18  |
| 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  | 1.28  | 0.57 | 20  |
| 扎卡里·泰勒       | 1.70  | 0.98 | 5   |
| 米勒德·菲尔莫尔     | 2.13  | 0.77 | 12  |
| 富兰克林·皮尔斯     | 1.83  | 0.66 | 18  |
| 詹姆斯·布坎南      | 1.35  | 0.52 | 20  |
| 亚伯拉罕·林肯      | 1.82  | 0.67 | 14  |
| 安德鲁·约翰逊      | 1.89  | 0.68 | 19  |
| 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 | 1.50  | 0.66 | 17  |
|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  | 1.37  | 0.37 | 19  |
| 切斯特·艾伦·阿瑟    | 1.44  | 0.57 | 18  |
| 格罗弗·克利夫兰     | 1.55  | 0.65 | 20  |
| 本杰明·哈里森      | 1.68  | 0.61 | 17  |
| 威廉·麦金莱       | 1.38  | 0.67 | 16  |
| 西奥多·罗斯福      | 1.81  | 0.99 | 18  |
|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 2.17  | 0.94 | 12  |
| 伍德罗·威尔逊      | 1.61  | 0.59 | 14  |
| 沃伦·盖玛利尔·哈定   | 2.15  | 0.63 | 10  |
| 卡尔文·柯立芝      | 2.05  | 0.65 | 11  |
| 赫伯特·克拉克·胡佛   | 1.61  | 0.49 | 19  |
| 富兰克林·罗斯福     | 1.88  | 0.69 | 20  |
| 哈里·S.杜鲁门     | 2.09  | 0.62 | 17  |
|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 | 1.68  | 0.67 | 19  |
|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 2.18  | 0.61 | 14  |
|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 2.10  | 0.84 | 20  |
| 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 | 2.03  | 0.82 | 20  |
| 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  | 1.87  | 0.83 | 15  |
| 吉米·卡特        | 1.83  | 0.80 | 20  |
| 罗纳德·里根       | 1.90  | 0.74 | 20  |
| 乔治·布什        | 2.00  | 0.78 | 15  |
| 比尔·克林顿       | 2.03  | 0.79 | 19  |
| 乔治·布什(小)     | 1.95  | 0.71 | 20  |
| 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  | 2.12  | 0.92 | 272 |
| 唐纳德·特朗普      | 1.33  | 0.60 | 668 |

注:此表参照《Integrative complexity of 41 U. S. presidents》和《Two years of ups and downs: Barack Obama's patterns of integrative complexity, motive imagery, and values》两篇文章中的数据绘制而成。

具有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r = -0.12, p = 0.731$ ),具体情况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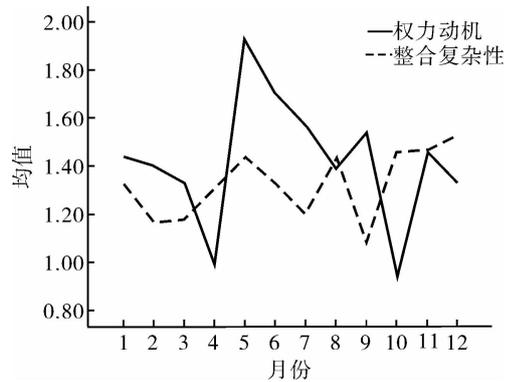


图3 特朗普整合复杂性与权力动机关系(2017年)

由图3可知,1—2月和4—7月,特朗普整合复杂性与权力动机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其他时间呈负相关关系。所以,在特朗普身上,权力动机是否能够影响其整合复杂性还有待商榷,但更多的趋向是一种负相关波动。

### (3)人格映照:反常与正常之间

人格特质作为一种稳定的心理变量,长期以来被用来区分个体之间的差异。这种个体的人格特质差异又与认知的整合复杂性有什么关系?政治心理学者费利克斯·托梅斯通过对41位美国总统的研究发现:外向性人格特质普遍与整合复杂性相关,且是一种正比例关系( $r = 0.36, p < 0.05$ );与此同时,宜人性也显示出正向但不显著的相关性( $r = 0.24, p = 0.197$ )<sup>[6]</sup>。为探究特朗普的人格特质,我们采用了心理学上常用的“大五人格”量表。

用专家评价法对特朗普的大五人格进行测量,结果显示,特朗普有两个特质最为显著:一是高外向性,一是低宜人性。这一结果与国外学者D. 麦克亚当斯的结论不谋而合,他同样认为,特朗普展现了一个你不会想到的美国总统的特质:“sky-high extroversion”和“off-the-chart low agreeableness”<sup>[7]</sup>。特朗普的外向性较高,这就意味着其以外向、活跃和社会主导的方式

扮演自己的角色,其是一个精力充沛、不能保持安静的人,其乐意在集会、采访、社交媒体上与其他人不断互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极其外向的人却不随和。可能从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像特朗普那样,在公共舞台上经常公开地表示不同意。他从不吝啬赞美自己,却不善于同情;他言辞激愤,态度却能瞬间转变。

按照费利克斯·托梅斯的逻辑,个体外向性越高,其整合复杂性越高;宜人性越低,其整合复杂性越低。这似乎与特朗普的情况并不完全相符。特朗普虽然具有较高的外向性,但是其整合复杂性却很低,这似乎与其较低的宜人性相关。低宜人性的特质在这里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甚至淹没了高外向性对整合复杂性的调节作用。因而,特朗普一反常态,与美国历届总统相比,较高的外向性并没有提升他的复杂性思维。但低宜人性的特质却拉低了其整合复杂性,这又符合二者关系的常态。因此,在考虑特朗普整合复杂性的变化因素时,低宜人性的性格特质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 (4) 情境融合:议会控制和议题压力

我们这里所说的情境因素,也就是情境压力,情境因素对整合复杂性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关键是整合复杂性是随着怎样的情境压力而变化。从宏观角度来看,特朗普主要面临着内部意识形态斗争、社会矛盾和外部战争与和平的情境压力。内部意识形态斗争,主要是指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自由与保守之争,这种斗争的具体形态又表现在对议会的控制上。而社会矛盾主要反映了政府施策与人民需求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国内的各种政治议题,如经济就业、医疗保障、税制改革等。至于美国当下的战争与和平情境,一方面反映在中东地区剑拔弩张的对峙局面与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上,另一方面反映在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上,这二

者也可转化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外交”等议题。也可以说,特朗普所面临的情境压力主要反映在对议会的控制和各个议题带来的情境压力上。

议会控制,是指民主党、共和党及其他党派对参议院和众议院议席的控制。长期以来,议会控制的情况大概有三种模式:一是总统所在党派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均占据多数议席;二是总统所在党派和反对党分别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占据多数;三是总统所在党派在两院中均不占多数。特朗普任期的前两年,其所在党派在两院中均占多数,这种情形无疑为特朗普的施政带来便利。正是在这两年里,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一直保持在平均水平以上,达到了较高的状态。然而经过中期选举以后,共和党失去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党派斗争更加激烈,受其影响,2019年以来特朗普的整合复杂性一直在降低,这种情境无疑助长了特朗普对问题的一维处理模式。

对于不同的议题,特朗普所面临的压力不同。以“经济就业”为例,我们对比了美国每月的失业率与特朗普整合复杂性的月均值,结果发现二者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相关关系( $r = -0.058, p = 0.726$ ),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经济就业”议题对特朗普的压力是有限的。在“国家安全与国防”议题上,特别是基于中东的紧张局面,特朗普更是情绪激愤,多次下达军事命令。在“外交”议题上,和平环境下的合作与交流本应为特朗普提供更多复杂思考的机会,但是其似乎从一开始就认定外界对美国的不善,这种紧张而富有攻击性的态度促使其在中美贸易中展开攻势,在国际活动中停止步伐,并不断谴责联合国、世卫组织要对美国负责,由此,我们看到了特朗普在相关问题上表现出较低的整合复杂性。总之,特朗普整合复杂性的

变化是与其情境压力分不开的,不同的压力会带来不同的思考效果。

#### 四、结语

整合复杂性作为一种认知风格,主要反映了行为主体偏好性和习惯化的思维结构。一般来说,整合复杂性较低的人遵循简单、一维的认知模式,处事倾向于“非黑即白”;而整合复杂性较高的人,善于综合各方面的信息,系统思考,扬长避短。特朗普在其执政过程中整体表现出了较低的整合复杂性。但是,更低的整合复杂性就意味着更多的失败吗?情况并非如此。有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复杂的综合,而有些问题则要求简单聚焦。特别是在危急时刻,低整合复杂性反而会促使决策者更加果断坚决,抢占先机。费利克斯·托梅斯通过对41位美国总统的整合复杂性的研究发现:低整合复杂性有助于总统竞选或连任。与管理政府相比,简单的辞令在竞选模式下更具有战略成功性。那些获得连任的总统往往会在竞选前简化修辞<sup>[6]</sup>。

低整合复杂性并不意味着领导行为的失败,对政治领导人政治行为的分析,我们还应综合情境、动机、人格等因素。只有整合复杂性与

环境相匹配才是成功领导的关键。

#### 参考文献:

- [1] SUEDFELD P, TETLOCK P. Integrative complexity of commun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crises[J].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77(1): 169.
- [2] TETLOCK P. Cognitive style and political belief system in the British house of comm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4(2): 366.
- [3] 刘啸蔚,陈涛,张鹏,等. 认知综合复杂性:评估方法及相关研究[J]. *心理研究*, 2020(1): 8.
- [4] SUEDFELD P. Indices of world tension in the atomic scientists [J]. *Political Psychology*, 1980(3/4): 114.
- [5] 季乃礼. 领导心理学[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5: 179.
- [6] THOEMMES F. Integrative complexity of 41 U. S. presidents [J]. *Political Psychology*, 2007(2): 194.
- [7] MCADAMS D. The mind of Donald Trump[J]. *The Atlantic*, 2016(5): 76.